

沉沙谷



陈青云 名作

八

初夏的夜是闷热的，大地一片沉静。

在甘肃会川县附近，那宽广的官道上，正有一个老汉在无声无息地走着，他的步子很大，但走得却很慢，好像是在月下漫步，但又像是个错过宿头的行客。

只听他嘴里喃喃地念道：

“沉沙谷……沉沙谷。”

路旁直立着两排白杨树，它们长长的影子，投在官道上，偶而随风摇动。这人却很古怪，专拣那有光处走，逢到树形便一跳而过，但嘴巴却仍不停地蠕动着似乎觉得很好玩似的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清晰而漫长的笑声，他迟疑了一会

儿，他想：

这是一个绝顶高手得意时的欢笑啊，唉！我又何尝不是天下第一，但我的欢乐都去了哪儿呢？

然后，他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骂道：

“姓张的，有本领就别夹着尾巴跑！”

他本能地望向声音传来之处，那儿只是长满野草的原野，再远些，是黑漆漆的一片。

他更踌躇了，最后，仿佛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一摇头，往前再走，一面自言自语道：

“往者已矣，来者犹可追，我任厉说甚么也要昨日死今日生，红脚盆里再翻身，重新活一遍。”

说着，又情有不甘似地补充给自己听道：

“不过，和那全真门下之战，老头子也义不容辞，啊！对了，我还是得去找老大商量商量。”

说着，一拍脑袋，大步往发声处奔去。

正当他起身时，暗中又传来那张大哥的笑声道：

“风老头，不害羞，我念长斋可从不偷吃油，说洗手武林就绝不跟你们动手，哪像你们啊，是寡妇再嫁——半瓶子醋加半瓶子油。”

那风伦气得啊啊怪叫，两个人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，连一声一息都听不到了。

这时，在另一条路上，有两个人正以绝顶轻功疾驰，闻声略为一怔，左首穿文士衣的那个笑着对另一人说：“二哥，又是那风老头在作怪。”

原来这两人正是陆介和何摩。

陆介身形不停地对何摩道：

“他们这乱吼乱闹，别把‘蛇形令主’给吓跑才好。”

何摩道：

“正是，二哥，我们得快点才行。”

说着，他们两人更施出全身能为，疾如两缕轻烟。

在他们身后十多丈处的树上，原先睡着一白衣的女子，这时刚被骂声吵醒不久，话只听到一半，望着他们的背影说道：

“好个蛇形令主，总算被姑娘给碰上了，算你晦气！”

她轻快地跳下树枝，也施展轻功追了下去。

就在适才任厉所走的那条官道上，和他向背的方向，正有三骑舍命地奔着，中间那人，听到笑骂之音，脸色顿时一变，向另外两骑下令道：

“梁老弟快把灵芝草交给令狐护法，我独个儿去找个人，你们可先回总舵，记住，千万小心，这东西是教主要的，你仔细着办就好了。”

说着一勒马缰，那骏马训练有素，蓦地止步，前蹄高举打了几个转，消去那前冲的力量，然后他一转马头，奔上一条叉道。

那姓梁的正是风雷手梁超，他领了这白三光，白老护法的言语，自去找令狐真不提。

再说在这官道旁的白杨树上，正有一人快如猿猴似地在树上跳跃前进。他显然是在追踪白三光他们，走到那叉路前，他犹疑一下，也折上叉路，边跳边说道：

“你白三光走到天边，我就跟到天边，我查汝安倒要让武林朋友看看蛇形令主的真面目。”

不一会儿，他的身形又消失在黑暗的树丛中。

于是这时在那平直的大路上，前后已有四拨夜行人。

何摩和陆介一马当先，那神秘的白衣女郎追蹑在后，而白三光快骑刚从叉道转到路上，离他们有半里多路，而查汝安亦在他数十来丈之后。

这四批人的脚下，都是何等了得，不过一盏茶的时间，已自奔出一里多地。

何摩轻声对陆介道：

“这天全教会川分舵便在前面十数丈的山坳子里。”

陆介点了点头道：

“三弟，你上右面的岗子，我往左。”

只见前后不退处，官道绕过了一座土丘，那小丘也不甚高，不过三十来丈，而和另一座小丘围成了个坳子，开口甚狭，坳子里早就没了灯火，乌黑的令人害怕。

这地方的形势本就十分闭塞，寻常过路人根本不会加以注意，而居然被何摩查出天全教分舵是安置在此。

何摩有心想看看陆介的轻功，究竟胜过自己多少，闻言略一沉吟，便拧身向右，直扑那山顶上去。

他这施展崆峒神功，自是不凡，竟比飞鸟还快，何摩再看看对山的陆介，身形虽仅依移可辨，但已比他早到了两步。

何摩不由叹了口气，凭自己这天份和努力，竟仍比出道较晚的陆二哥还差了一大截，也难怪全真派能掌天下武林之牛耳了。

陆介登上了山顶，一跃而上了一棵大树，伏身树叶之中，察看坳子里的情形，但见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他心想这儿防备甚松，可能是从没出过乱子，否则这两

座山丘上，岂会连一道卡子都没有？

陆介和何摩不约而同地从两面包抄而下，哪知脚才踏到谷底，猛听到四周吠声大起。

一条极为凶猛的獒犬，乘陆介尚未站稳脚跟，便一扑而上，陆介见它来势凶猛，忙旁移一步，以极端迅速的手法，一掌劈在那巨犬的脖子上，只听得呜的一声惨叫，那壮得像头小牛似地獒犬，竟直挺挺地死在地上。

但这一闹，早已将谷中人全给吵醒了。

只听一声暴吼，一个光着上身的夯汉，手中提了一枝水火棍，从左边一间小屋中窜了出来。他见到陆介身影，便劈头劈脑的就是一棍。

陆介哪会把这等架势放在心上，只觉得可笑，同时又怕蛇形令主逃去，便以对付那狗的同等手法，身躯一旋，右脚顺势踹出，踢在那厮屁股上，来了个狗吃屎，一直滚到那山脚旁，一头碰在树上，昏了过去。

陆介再不犹疑，一转身，正待起步——

忽觉眼前一亮，原来早就有一堆人执了火把，从那方向奔了过去。

陆介知道暗中查看已是不成，索性吭声道：

“小可陆介造访蛇形令主，烦请转告，务必面见。”

他那雄壮的声音，不啻久旱初雷，震耳生风。

那群人闻言大惊，一齐止步，面面相看，竟没有一个人出得了声。

那白衣女郎这时也到了山顶，闻声更是一怔，她那明媚的双眼中，顿时流露出一股无以名之的神情，她惊叹了口气道：

“陆介？啊！陆介？”

她的声音，一半是喜悦，一半是羞涩……

良久那人群中，走出一个白面长须的老汉，他惊讶地望望这近享大名的青年人，他对这打贩令狐真的少年壮士道：

“陆某人休得猖狂，这里是天全教会川分舵，岂容你在此撒野，至于蛇形令主，此地并无其人。”

陆介哪肯被他一言说退，但何摩却不知何故，又迟迟不肯现身，他心想以三弟这等机智，恐怕已看出了玄虚，所以他暗暗定下主意，先拖住这些人再说，又从他们那疲软的语气，知他们也怕自己三分，便长笑道：

“阁下莫非是会川分舵的樊舵主？我陆某倒是久仰了。”

那老头子欲言又止，一股尴尬的样子。

倒是他身后有一个人说：

“樊舵主不在，姓陆的还有甚么事没有？”

陆介见那老汉太阳穴鼓起，确是一个内家高手，料想小小一个会川分舵，也绝容不下这等的一个人物，想是他们教中更高的份子，但为了拖时间让三弟能够活动，索性胡缠到底，便故作不信道：

“那么阁下又是何人？”

这些天全教徒，平素自大惯了，虽曾耳闻陆介的功夫是如何了得，但到底没有见过，这老头涵养倒是颇好的，而他身后那般徒众可不乐了。

其中一个长得粗眉粗眼地道：

“老堂主是谁又干你屁事，你识相点还是快滚出去。”

陆介心中暗笑，这人分明已把那老汉的身分点明了。而

他也暗暗奇怪，为何那老头竟不愿自报姓名，莫非是有难言之隐？或者，何三弟所说的蛇形令主便是此人不成？

众人见他一言不发，只当他怒极，那老头忙申斥道：

“连令狐护法都折在这陆小侠手中，你们又是何人，少不自量力，统统给我住口，否则帮规处理。”

那一干粗汉倒是蛮服他的，已自无声。

正在这时，陆介看到何摩竟现身在众人背后，知道目的已达，不由展齿一笑，何摩也顽皮地眨眨眼。

他们这眉目传神，完全没把天全教徒放在眼里。

何摩忽然朗声长笑道：

“九尾神龟陆老堂主别来可无恙乎？”

众人一声惊叫，连忙转身，那陆老堂主见是何摩，脸色大变，顿时成为死灰槁色。

那天全教徒中，有些曾在何摩孤身单剑独闯天全教总舵时，亲眼目睹他那“崆峒神剑”的绝艺，此时更异口同声地惊喊道：

“崆峒神剑！”

这“崆峒神剑”四个字，对天全教徒言，不异是催命符，只因当年何摩力斩四大堂主，已把教中人杀寒了心，所以他们怕何摩，竟比怕陆介还深些。

由于何摩这一现身，天全教徒被他们二人夹在中间，进退不得，实为狼狈。

正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瞬时已进了坳子，马上一人，想是心急，一拍马鞍，全身腾空，快如闪电，落在何摩身前。

何摩见他虽生得极为瘦枯，颌下那几根山羊胡子，更是

枯黄的令人生呕，但他方才这一手，功力竟不在令狐真之下，暗吃一惊。

此人脚一落地，竟像生了根似地，全身不再晃一晃；众人见了，他，仿佛大旱中见云霓般地急喊道：

“好了！白老护法到了！”

那白老护法不言不语，先把何摩打量一番，只觉得这人少年英发，有如玉树临风，而双目神光内含，功力已几达化境，是不可多得之人才。

他因这几天来，连见高人，倒不敢十分托大，只不在意似地笑道：

“这位是谁？恕在下眼拙、”

只因当年何摩大闹天全教后，教中为增加实力，才不惜重金厚礼聘来了他们二位“护法”，所以地位也远在四大堂主之上。但他们也就不识得何摩了。

不待何摩启口，那陆堂主忙道：

“白兄言差了，此人是大名鼎鼎，崆峒神剑！”

那白三光一捻长须，哦了一声，又轻蔑地把何摩打量了一番。

那等天全教徒，因有二位高手在场，胆子倒壮了起来，见到这付情形，都大笑起来。

不料陆介大声道：

“三弟，天全教的护法可真不少，这儿又有一个！”

何摩也冷笑道：

“怪不得天全教闹不出陕甘二省，原来这些护法堂主都有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”

这些教徒有的还没有笑完，一时倒笑也不是，噤口也不

是、这白三光是云台派百年来罕见的高手，也是一派宗主的身分，那会受得了这种言语，连声怪笑道：

“陆老弟，这厮既认得你，便留他不得。”

说着也不提警告，右手往腰带上一搭，铮地一声，那腰带竟是用布包着的一把精钢软剑，当堂以迅捷无比的手法，弹出一剑。

这下事起仓猝，陆介为人最是忠厚，不料他以名家之尊，竟作出这等偷袭的事，兄弟情切，那顾得许多，大吼一声，竟从众人顶上，飞身而过，双掌直取那白三光的背部。

那知何摩本是使剑的会家，虽然白三光那伪装的腰带，轻易不能看出，但见他右手竟放在正前面的那段带子上，大违常情，已暗自注意，因此方能幸免于难。

白三光一剑弹出，何摩快步闪开，而赛哪咤身后又感到一阵强烈无比的压力，正如风雷般地压向身上来，百忙中不由大惊，不料身后那不知名的青年人的功力竟尚在崆峒神剑之上！

他迫得施出云台派追风剑中的绝招“流云贯日”，身形一转，左手反身一掌，以防后面何摩的追击，右手的剑脱手而出，在陆介那震慑天下的掌风中，迅速地旋转前进，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，那精钢剑的剑身，竟因两股力道的冲激，而变得通体皆红。

同时他身躯一矮，避过了陆介掌风的主力，左脚顺一蹲之势，打出一脚，快如流星，是武林中闻名已久的“无影腿”的脚法。

他们三人这一过招，真是比闪电还快。

那陆琪祥见陆介悬身空中，有这个便宜，岂肯不占，忙

一蹲身，猛喝一声看掌，双掌压向陆介。

天全教门下众人，同声呐喊——

陆介方才因救弟情急，竟置己身于危绝之境，他现在若继续前进就碰到白三光的精钢剑，往前方落，正凑上他的“无影腿”，而后方又受到陆琪祥的夹攻，往上又没有借力之处。

而何摩方才堪堪躲过白三光突发的攻势，已自抽剑在手，见状忙打出一剑，直攻白三光，迫他收回攻势，这崆峒神剑虽然快捷出名，但在这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，未免有远水不及救近火之感。

正在这生死俄顷的一刹那，猛听得两声暴喊，那神秘的白衣女子和查汝安早就同时舍身分别从两座山上跃下。

那白衣女子下坠之势，是何等迅速，只见她头下脚上，顷刻已扑到战场，她手中白金丝长索一卷一缠，猛注全身真力，用劲一摔，那长剑竟硬生生地被她转了个方向，直射白三光自己。

而她乘这反推之力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身形又复上窜，她这时救危心急，那顾得了男女之嫌，春笋般的玉指抓住陆介右臂，猛力往上一提。

陆介被她这一提，倒反不敢用力，只因她这一用力，自己固然可以窜得更高，但她势必下坠，这等损人利己的事，男子汉大丈夫又岂肯做？是以他全身放松，任她提向上。

天下那有这等不顾性命的救人方法，实在是大出情之理外，不但旁人糊涂了，而陆介自己在匆忙之中，更不明所以然。

他只觉得一股少女特有的芬香，隐隐地钻入鼻中。

再说查汝安也从山上扑下，直取那九尾神龟陆琪祥，他这“一剑双夺震神州”的名号，岂是虚誉？

那九尾神龟立时暗叫不妙，这时先求自保，忙一撒招，就地一滚，只听得查汝安掌风到处，竟打在旁边的天全教徒们身上以他这份功力，加上下冲之势，这批人焉有不倒运之理，是以蓬的一声惨叫连起，伤的死的倒占了一大半。

那白三光剑腿齐出，满以为胜卷在握，其实当时陆介处境，虽大罗神仙也不能自救，不料横地杀出个程咬金来，被那白衣女子把陆介救了出来，而身后的何摩反攻又如此之快，更闹得个手忙脚乱。

幸好他那追风剑法，本是奇特，原来在这剑柄上，系有一根乌金索子，所以才能脱手当暗器使，而像他这等功力的人，那剑真是使的纯熟之极，所以他乘那剑身被白衣女子反射向自己时，身形不变，猛地以右足为轴，转了个身，那精钢剑受他一转之力，也顺势和何摩来剑相交，金铁交鸣之音，震耳欲聋。

何摩下掠的身形，顿时受挫，而赛哪咤白三光也退了两步，方才消去这股冲力。

这一独混战，白三光可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自己教中二三流的小角色，倒被查汝安宰了一半，而何摩却丝毫不伤。

白三光站起身子，见是查汝安也在当场，知道不妙，正要开口，不料查汝安是何等机伶的早已冷笑一声道：

“好个白老前辈，双簧唱得真妙，安公子他们也被你瞒了过去，可惜这位九尾神龟陆老堂主不争温，要不然天下武林中人，真会以为陆太堂主死在蛇形令主手下而错把你们天

全教当作是蛇形令主的敌人，哈哈！”

那白三光知道留他活口不得，也冷笑数声道：

“姓查的，陶一江便是前车之鉴！我白三光总不会偏待你便是了。”

众人之中，除了九尾神龟之外，竟没有一人懂得他们的对话，那九尾神龟晓得今晚难能讨好，强颜盛怒道：

“我天全教真与各位无涉，和武林中人，素不相犯，诸位为何一再相逼，莫道我教无人，须知武林自有公道。”

查汝安戟指骂道：

“天全教主便是蛇形令主，天全教又怎与武林中人无涉啦？”

何摩也大声喊道：

“查大侠言之有理，我何摩有物证在此。”

众人都转过头看他，只见他手中提着一物，竟是蛇形令主的面罩，何笑道：

“适才陆二哥与教中人纠缠，何某已入室搜过，发现此面罩藏于一隐秘所在，其上仍有余温，可见蛇形令主非但是天全教中人，而且今晚曾在此谷中，不久前才离去。”

天全教中人一齐大惊，只有白三光和陆琪祥勃然变色，白三光倒底是久经风浪，瞬刻又回复常态，怒道：

“好个崆峒神剑，年纪轻轻，倒学会栽赃诬赖了。”

何摩早知他们会这般说，脑不改色地道：

“你天全教中房子构造，何某自是不熟，你若问心无愧，敢否让何某当着各位面前，公开那藏衣物的所在，那边尚有一套黑衣，已为我撕下一角，可以对证。”

陆琪祥怒道：

众人同声应诺，纷纷拔出兵器，大声喊道：

“承天之泽，替天行道，天全为教，天全唯雄！”

顷刻已将何摩和查汝安二人包围起来。

二人又岂会被这等人唬住，不过这教众虽然适才已被查汝安伤了一半，但现在能作战的也有二十来人，而且队形分散，倒不如方才四十多人集在一起容易应付。

二人长剑在手，背面而立，查汝安腰上插着那对名闻天下的双剑。

“一剑双夺震神州”查汝安冲着白三光哈哈大笑道：

“原来贵教‘金刚会罗汉’竟是这等豆腐架势！”

他这话是点那令狐真拦截自己不成，而反被陆介击败的事，白三光心中岂有不知，怒道：

“姓查的少口没遮拦，也是我们看走了眼，凭你能当得起‘金刚会罗汉’这等大礼？”

何摩冷冷地接了句道：

“可惜的是个破罗汉，会不到查兄这等真金刚，倒栽在兄弟这等江湖小卒的手上咧，说起来可真丢人。”

“九尾神龟”作贼心虚，那耐烦再拖下去，忙道：

“白兄和他斗甚么口，速战速决。”

白三光恍然大悟，一抢手中长剑，正要上前，不料这时谷口奔出一骑快马，从马儿那咻咻地气息声可知，这骏马已是经过长途跋涉。

那马背上伏着一个垂死的人。

白三光眼快，一眼瞥出竟是“风雷手”梁超！暗叫一声大事去矣。

那马儿想是认得白三光，奔到他面前，猛然止住，前蹄

“你崆峒神剑擅闯我教圣地，求赦已是不能，还想一而再，再而三么！真是量不自力！”

天全教人大声喊杀。

白三光旁若无人地喊道：

“本舵执法何在？”

教众中走出一个斜眼的汉子，躬身禀道：

“本职谨受命。”

在场诸人，要数这白护法名份最高，他便开口问道：

“外人擅入禁地，作何处分？”

那汉子恭容答道：

“我教素来宽大为怀，只要那人知道悔改，四肢任去其一。”

白三光双眼紧盯何摩道：

“若那人不知改过，又如何？”

那执法沉声道：

“千刀万剐，不足抵罪，当处裂尸之刑？”

教众们又同声喊杀。

何摩见他们自唱自诺，反觉好笑，潜意识地俊目一扫，想看看陆介的反应如何，不料陆介和那白衣女郎竟都不在场中，想是方才一阵翻滚，跌到山坡那边去了。

查汝安知道白三光和陆琪祥已因秘密被拆穿，想打群斗，以多数的优势取胜，免得事泄于外，并且可假自己和何摩之手，来消灭这些本不知情的教众，这真是一个一石两鸟的绝妙的计，也由此可知，这白三光心肠之毒辣。

白三光右手一挥道：

“本舵弟子全体执行我教之法。”

举起，一声长嘶，可怜它又那知背上的主人已是生命危殆了哩！

梁超被它一掀之力，倾跌在地上，白三光忙弯腰一看，见他整个胸骨已然折断，绝对无救，也亏他竟能撑得住，赶回禀个信，只听他神智昏迷地道：

“安……复……生……”

陆琪祥在旁大惊道：

“陇右大豪！”

白三光略一思索，忙在梁超血迹斑斑的胸衣上摸了摸，然后连连顿足道：

“陆老弟，这回可全盘皆输！”

陆琪祥急急道：

“梁超这厮太笨，这岂非在替那安老头带路！”

白三光悟道：

“众弟子快上！”

不料右边山顶上，一声断喝，竟是一个雄劲苍老的声音：

“还不给我住手！”

众人闻声一看，是一个银髯飘飘，仙风道姿的红面老者，此人非他，正是陕甘黑白两道的精神领袖，“陇右大豪”安复生。

那批蠢蠢欲动的教众，这时竟乖乖地静立在当场，那白三光见不是路，晓得不动更不成，忙断喝道：

“再不服从命令，即以此人为诫。”

说看反手一剑把旁边那执法的斜眼汉子，劈为两断，可怜这人又那知祸从天降，连叫喊一声都来不及，便一命直赴

枉死城报到去了！

一千教众那甘心服，只因平常就不服这二个护法，一入教便得了高位，而那令狐护法，初出师又吃了贩仗，方才白三光对何摩又没占了先头，所以有大胆的就喊道：

“我们入教是替天行道，谁人没有父母子女，白护法岂能妄杀无辜，一定得有个交代才行。”

群众的心理就是这样，只要有人带头，便会鼓噪起来；果然，众人都撇下查何两人，反渐渐迫近白三光和陆琪祥立身之处。

陆琪祥抬头看到安氏父子和两个不认得的高手（即南琨和萨天雕。）已从山上直奔下来，忙一拉白三光的袖子道：

“白兄，风紧，扯啦！”

白三光虽怒气填胸，也无可奈何，正打算往左山上走，那料到那山头上早就立了五个人道：

“此路不通。”

正是虬髯客和吴飞他们五个。

原来他们是从另外一路包抄的，路上却被风伦和张大哥搅了一阵，直到现在才赶来，却正好堵住去路。

那白三光怒吼一声，飞向一个教徒，一剑刺个洞穿，劈手抢来一枝火把，丢向那主舵所在的木屋，那初夏之时，西北天气又素为干燥，这木屋立时便点燃了起来。

何摩见他意图烧灭证据，不由大急，忙飞身前去，想从屋中枪出那“蛇形令主”的衣服。

白三光脱身要紧，右剑左掌，施出全身能为，当者劈易，陆琪祥也以双掌殿后，这批挡路的教众又那是对手，瞬时被他们杀到谷口。